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worship in Hongshan culture and it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surrounding cultures

Le 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99,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type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northern China, the Hongshan culture's primitive worship system reflects unique regional spiri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tudy of sacrificial relics, jade symbols, and religious concep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worship activitie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al reverence and ancestor worship, and exhibit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s. In the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cultures such as the Liao River basin, North China, and West Liao River, the Hongshan culture absorbed and integrated foreign elements, forming an inclusive cultural system. This interaction not only enriched the regional belief forms but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Hongshan culture; primitive worship;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xchang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红山文化原始崇拜的区域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

冯乐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内蒙古 赤峰 024099

摘要

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其原始崇拜体系反映出独特的地域精神与社会组织特征。通过对祭祀遗迹、玉器象征和宗教观念的研究,可发现红山文化的崇拜活动与自然崇敬、祖先崇拜密切相关,并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在与辽河流域及华北、西辽河等周边文化的交流中,红山文化吸收并融合了外来元素,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体系。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区域信仰形态,也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

红山文化; 原始崇拜; 区域特征; 文化交流; 文明起源

1 引言

红山文化以其宏大的祭祀遗址与精美的玉器体系,在中国史前文明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神庙、女神像与墓葬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宗教体系,展现了先民对天地、生命与权力的深刻认知。辽河流域作为连接东北与中原的重要地带,使红山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又保持了鲜明的地域风貌。其原始崇拜既是宗教信仰的体现,更是社会组织与文化交流的核心纽带。探讨其区域特征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对于揭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 红山文化原始崇拜的精神核心与考古证据

红山文化的原始崇拜体系体现了早期宗教意识从自然信仰向社会信仰过渡的关键阶段,其精神核心根植于对天地、祖先与生命力量的崇敬。考古遗址中呈现出的神庙建筑、女神像与墓葬布局,反映了宗教观念与社会结构的紧密联系。大型祭祀区与居住区的分离、祭坛的中轴线布局以及玉器的象征性用途,均揭示出一种以神权为中心的宇宙观。红山文化的先民通过具象化的宗教造像与仪式行为,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灵性的理解与敬畏,体现出早期宗教体系由巫术性崇拜向制度化祭祀的演变趋势^[1]。

在考古发现中,牛河梁遗址的祭祀建筑群尤为突出,其多层台基与中心性女神庙构成了红山文化精神信仰的核心结构。女神像面部的塑形与身体的比例具有显著的象征性,被认为代表了生育与宇宙母体的神话观念,反映了对生命起源与再生循环的深层思考。与女神庙相对应的高等级墓

【作者简介】冯乐(1993-),男,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从事考古文化类研究。

葬体系表明宗教信仰已与社会分层相结合，权力与信仰的结合使得祭祀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玉器作为红山文化崇拜活动的主要媒介，其形制与纹饰承载了丰富的宗教象征。玉龙、玉凤、勾云纹等图像表现出对天象与生命能量的抽象化理解，折射出早期宇宙观与神灵体系的形成。玉器的出土环境多与祭坛、墓葬相联系，说明其不仅是装饰物，更具备沟通人神、祭祀天地的神圣属性。通过玉器、遗址与宗教造像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到红山文化的原始崇拜已超越单一部落信仰的范畴，形成了具有系统性与象征性的精神结构，为后续中原地区宗教理念与礼制传统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

3 地域环境对红山文化崇拜体系的塑造

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深受辽河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其原始崇拜体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形、气候与生态格局的塑造。辽西丘陵与河谷平原交织的地貌结构，为早期聚落的分布与宗教活动提供了多层空间，山地与河流在信仰体系中被赋予神圣象征，成为沟通天地、寄托灵性的媒介。季风性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与周期性干旱，使得先民对自然力量的依赖与敬畏不断加深，祭祀行为由求雨、祈丰发展为具有宇宙秩序意义的宗教仪式，这种生态环境的动态性促成了红山文化中自然崇拜与生命崇拜的双重融合^[2]。

地理环境还直接影响了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与祭祀空间结构。考古发现显示，牛河梁、东山嘴等遗址多建于山脊或高台地带，这种选址方式体现了“居高祭天”的宇宙观念。山丘被视为天地交汇之所，是神灵降临与祖先升华的象征。祭坛、神庙与墓葬之间的轴线关系反映出一种以自然地势为基础的空间秩序，宗教建筑的布局遵循了对山川形势的尊重与利用，显示出原始信仰与地理认知的有机结合。辽河的流域系统不仅是物质资源的来源，也构成了信仰传播的通道，使不同聚落在祭祀观念与仪式形式上保持联系与互动。

区域资源的丰富性进一步塑造了红山文化的宗教物质基础。辽西地区出产优质的岫玉与红山玉，使玉器成为宗教礼仪中最具象征性的物品。玉料的采集与加工不仅体现出劳动与信仰的结合，也反映了自然资源与精神崇拜之间的循环关系。石材、黏土等材料的易得性促进了祭祀建筑与造像艺术的发展，使宗教空间在地理环境中具备强烈的地域属性。与此同时，辽河流域作为连接东北亚与中原地区的重要走廊，其开放的地理格局使红山文化能够吸纳外来观念，在保持地域特征的同时实现信仰的多元化。自然环境的多样性、资源的可利用性与地势的象征意义，共同构成了红山文化崇拜体系的地理根基，使其精神世界深深扎根于山川之间，展现出人与自然共构的宗教秩序^[3]。

4 红山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路径与形式

红山文化的发展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在辽河流域这一开放地带与周边多元文化持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

复杂体系。地理位置的通达性使红山地区成为连接东北亚与华北内陆的重要文化走廊，文化因素的流动在宗教信仰、礼仪制度与物质器物中均留下了深刻印记。考古资料表明，红山文化与兴隆洼、赵宝沟以及凌家滩等文化在玉器制作工艺与象征体系上存在明显的互动痕迹，这种交往并非单向地吸收，而是多层次的文化渗透与观念再造。辽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遗迹显示出从器物造型到祭祀仪式的共通性，反映出早期区域文明在精神信仰层面的共生状态。

在交流路径上，辽河流域的水系网络构成了最主要的交通纽带。河流与支流的延展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物质交换与观念传播得以实现。红山文化的玉器分布范围广泛，其风格影响可追溯至燕山以南与西辽河流域，说明宗教象征物已超越地理界限，成为文化认同的共同符号。山地通道与草原路线也在文化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狩猎、迁徙与婚姻交流形成的社会接触促进了信仰观念的扩散。考古发现的红山风格玉龙与玉凤在外部地区的出现，显示出其宗教象征体系在更广阔空间中的传播与再诠释。

在交流形式上，宗教礼仪与祭祀制度的互通是红山文化与周边文化互动的重要表现。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像与东山嘴遗址的祭坛结构在造型理念上与华北地区的陶塑、祭祀坑有相似之处，说明信仰观念在区域间存在共鸣。红山文化的女神信仰体系在与中原地区的祖先崇拜、自然祭祀的接触中^[4]，逐渐吸收了礼制化与社会化的特征，呈现出由原始宗教向制度性宗教转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工艺与装饰纹样的变化上，红山玉器中出现的螺旋纹、鸟形饰与南方文化中的图腾符号有着内在呼应，体现出早期文化交流的象征层次。

社会结构的演进亦推动了红山文化在交流中的主动性。随着聚落规模扩大与社会分层加深，宗教祭祀成为权力合法化的重要手段，这种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体系在与周边文化互动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红山地区的精英阶层通过宗教象征与礼仪传播维系跨区域的文化联系，使信仰观念与物质形态在更大范围内流通与融合。红山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互通，更体现为宗教理念与宇宙观的共享，在持续互动中形成了多元并行的文化格局，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整合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5 文化融合中的信仰转化与象征体系重构

红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长期交流中，经历了由单一自然崇拜向多层次精神信仰的转化，其象征体系也在融合过程中不断重构。信仰的演变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与宗教观念的制度化趋势。原始的自然崇拜以山川、日月、动物等自然元素为中心，而文化融合带来的思想碰撞使这些符号逐渐获得社会与宗法意义，成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女神信仰由自然生殖象征扩展为母系血缘的精神表征，神祇形象中出现的仪式化造型，显示出宗教崇拜已从个体性祈愿上升为集

体性的精神规范。

在信仰转化过程中，玉器作为象征性媒介的功能被进一步强化。红山玉龙、玉凤与勾云纹饰在造型上逐渐趋向抽象化，象征意义从自然图腾演变为权威与神性的象征。玉质祭器的等级化分布反映出社会阶层与宗教权力的重合，信仰表达由群体崇拜向精英仪式转变。宗教空间的组织形式亦随之变化，祭坛、神庙与墓葬形成了完整的礼仪体系，空间秩序象征了人与神、阴与阳、天与地的关系模式。这种结构性转化标志着象征体系从原始巫术向有序礼制的过渡，显示出宗教意识在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再生力量。

文化交融还促使红山信仰体系吸收外来观念并实现象征重构。与华北及西辽河流域文化的接触，使红山地区的宗教符号逐渐融入祖先崇拜与天命观念。玉器纹样、神像造型及祭祀仪轨中出现了外部文化元素的再诠释，这种再创造使信仰体系呈现出多重象征层次。巫仪行为在仪式化过程中形成了象征语言，神权与世俗权力的结合推动了宗教符号的政治化。文化融合中的信仰转化不仅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更新，更体现为象征体系的系统化与抽象化，使红山文化的精神世界从自然依附走向意识形态建构的高度，奠定了早期文明宗教形态的思想基础。

6 红山崇拜体系对早期中华文明格局的启示

红山文化的崇拜体系在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具有奠基性意义，其宗教结构与精神观念揭示了文明起源的内在逻辑。红山先民通过以神权为核心的祭祀体系构建了早期社会的权力秩序，将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宗教观念转化为社会组织的象征表达。女神庙、祭坛与墓葬的空间关联反映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雏形，这种宇宙观的形成标志着人类由依附自然向认识自然、再造自然的精神转折。神灵体系的象征秩序不仅表达了对天地生化之力的敬畏，也塑造了后世中华宗教思想中“天道”“祖灵”“德化”等观念的原型^[5]。

红山崇拜体系在礼仪制度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中，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模式。宗教仪式成为社会整合的精神纽带，信仰秩序的确立促进了群体间的凝聚与等级分化。祭祀行为中的仪式程序、方位布局与器物等级，为后来的礼制体系提

供了范本。玉器在其中承担了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功能，其神圣性象征了权力的合法性与信仰的延续性。玉龙、玉凤、玉璧的形制与摆放规则在后续文化中被吸收并发展，反映出红山崇拜观念在礼制文明中的深层延续。

红山文化所展现的信仰精神对文明格局的影响还体现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塑造上。辽河流域作为多族群交融的地带，使红山文化在吸纳与融合中形成了开放性的宗教体系，其包容性结构为后来的多中心文化发展提供了原型。不同地域间的信仰观念通过交流与转化形成了“以和为贵”的宗教思想基调，使文明的早期形态在差异中保持协调。红山文化对天地、祖先、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系统思考，为早期中华文明的精神建构提供了思想源流，其崇拜体系中蕴含的秩序意识、等级理念与宇宙观念，成为中国文明在形成阶段展现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关键纽带。

7 结语

红山文化的原始崇拜体系以其独特的精神结构和象征体系，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地域环境塑造了信仰的生态格局，文化交流推动了宗教理念的开放与融合。崇拜体系在与周边文化互动中实现了信仰转化与象征重构，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红山先民通过宗教仪式与礼制观念构建了人与自然、社会与宇宙的关系框架，这一精神遗产不仅揭示了文明起源的深层逻辑，也成为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流。

参考文献

- [1] 李春华. 红山文化宗教信仰体系研究[J]. 考古与文物, 2023, 44(3): 87-95.
- [2] 王建国. 红山文化与早期中华文明关系探析[J]. 北方文物, 2022, 41(2): 56-64.
- [3] 赵丽萍. 从考古学视角看红山文化的区域交流与信仰演变[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2(1): 102-111.
- [4] 孙志强. 红山文化玉器的象征意义与社会结构研究[J]. 东北史地, 2021, 40(4): 75-83.
- [5] 陈伟. 红山文化宗教空间与礼仪秩序重构[J]. 中国考古学报, 2023, 18(2): 133-142.